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記

穎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敕賜改作

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即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為天寧節是年穎昌府
奏乞以仁壽院為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為
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祝新天子十萬歲壽壽
報可復相與謀曰吾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為諸有請
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々踏佛階梯在々處々依佛
行道而蒙如退藏于杜口于毗耶如待時于內院其出



也不遺餘，以振起萬日融通一切種智同底于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蒼。享天酥，陔味印爍，迦邏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直曲指，迨自為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以已為大事，已而出現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家間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捏土成金，變濁惡而清涼，使諸隨喜成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具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即臨州之臨安徑山於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念，臨福一萬比致，都人踏肩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旛花雜出，歡呼贊嘆曰：見未

嘗有入院陞座，潮音一振，百怪均恩。昔之謗者悔罪笑者，草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允可以供者，恨得次之晚，恥在人之后，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輪至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然。棟宇庫隨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自謂曰：我師去彼，即此何啻霄壤之異？其乃不堪其居耶？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

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興隆莊嚴上祝吾君聖壽之意也顧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強名耶我等願之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為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即以所賜勅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睹斯事乃屬筆于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之歸向也臣方應其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寧萬壽禪寺聽因舊為新遂改就今額久之頗覺以一方所化為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而忘因追昔所欲記而未必刻石者奔走江上以書見徵曰

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也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尚何待臣言而後傳耶曰都人之意也乃為之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寧二年榮陽鄭公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參畝經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臨福一方之跡為詳乃曰我為是州所以承宣牧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守臣惟我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為不愧所遇知任其責而上報于吾君矣于是以師之狀請于朝廷願以上

之誕聖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守報可
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于師而寵師之恩尔于我之心
則未有所及即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
利以嚴供施日于師塔前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
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為塔下修葺之費與
夫度僧之助院僧民奉命則書公命以審于公而請其
所願公親書爇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
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舍生離苦得樂異時院
僧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自固足
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時而盡不若
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為我記之已否某常為

公之屬官辱公知為厚而又家一是邦目擊盛事其可
辭也耶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數收之數其奉命始有
其人皆具載于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祿
入為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為觀文殿學士金紫
光祿大夫兼侍讀中太乙官使其黼黻斯文羽儀聖世
名在夷狄德在三也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
可量也此和二年十一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
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
如是則有未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

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于世蓋自然之理也江寧府天禧寺及長子道場舊莽釋迦真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為營廬舍雜比污穢蹂踐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為藪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勝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政即其表見之地建坊見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台為案塔之后地勢傾下攻失于迂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為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溫陵呂公升卿曰是亦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于朝

廷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迎致六導師永公為初祖永法雲圓通禪師高弟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賜方袍加號慧嚴受請入寺受請入寺顧瞻太息曰真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振耳乃于塔後塔築福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亘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王氏具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其詳而德寶顧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即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明靜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為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無異發覆破閣如出雲霄之外凡甍甍髹繪摠用

錢五百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締構
又建僧堂厨庫移藏經于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
然一新直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踴躍稱贊曰非
師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間經始則
衆緣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
事又曰叢林既新非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脩齋粥
慧嚴曰子于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
倘知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為師
買田產買蘆場而收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
有是願我將為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
平屬余為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覩其事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
皆絕俗其子同行多無家法而近累蔡君謨然亦自可
喜家世相因所有佳墨未嘗妄與人盖非東坡不可得
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見東坡方時初入
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為寄爾東坡捉筆近下時善運筆
而猶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后濡染蓄墨最富
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為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顏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于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惟東坡老人酬倡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携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楊州

抑揚表發以侈其甚盛之舉而公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以報之其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寧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窓明竹影動搖梅花_麥夫燒御香覺夫點團茶聽美成彈履霜操扣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色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歟病者遽請以實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之後問其何所覺對曰真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收其骨肉若捏塑然既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

齒數下嚙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迸走
久方信而駭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于美成信為不
誣嗚呼易聽而殫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
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終

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其和詩之因則曰將
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率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
韻今別為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于人以薦真福長公則因
張安道述夢中言佛若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
皆未嘗見也在山中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
因循今則眼力不迨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
分黑白每有愧于斯言也後揭近似郭公甫家張良史
帖

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明憲淨几華硯紙墨皆極精研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為自得至于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焉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尚何足為元發道耶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劇鼻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于右軍書中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于丸秋之于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于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于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盃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于芍藥品中既已名之矣又即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山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于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于一人之手其于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

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跋東坡觀音贊

予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覬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于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于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山選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為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廩後塵立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斲者蓋是石先刻焉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断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餘驗無所不見金曰斲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斲時惟恐其不碎用三斧擊數下應斧断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于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于得卜于是乎書

跋蘇黃只點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之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生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于舊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無咎駿欲度驂騑要亦不允睿達特立不群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

意者未易窺籓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徃不能真贗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為羞澁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中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書圓覺經十一揭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生見于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之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學詩論師表一代忠厚強

果獨立不惧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于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敵為三三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于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為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于公廳領所事竟按

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晚角動為期
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于坐側各因其譜即
席賦詠一日歌者輒于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
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領之解
后方論穆天子事頗謫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
歌竟篇就絕点片上六字尔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
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
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
而滴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
出此時于寧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保所問例悚
息失措獨魯直直則為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
儒生文字而已也既而得罪遷今南徙戎凡五六年而
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
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居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
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
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々宇宙間幾與三

蘇分路揚鑿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愧于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于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為主故先生長者往來為之斂衽不獨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為巖嶮轉運通判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耶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

趙景修獨以為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為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于已審如是子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回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猶是魯直之文見擠于今之學者可勝嘆耶

跋山谷詩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于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故加竒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靡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
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
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秘須咀
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
可以論文矣魯直此字云比他所作為勝蓋嘗自贊以
為得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既尔故自為成時之語至荆
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脱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
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請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
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聲聞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
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
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即位者猶不當即位也書上
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
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
返正也見而再拜行痛哭其所失也非其巢而輒生子
與餒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
之之甚也言語出于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于
一律盖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世
故能呻吟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
褒貶者正在于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于不及之語而特于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為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人而名于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

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西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為守多有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徃、愛之以故流傳以為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其券不免有異之論魯直自放廢中起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為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几一年方到官既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真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為不足由是當塗昂然真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

有以見稱而有托特無有力者小發明之則淪落湮沒
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真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
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字一時筆次夤緣以至不
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
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
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
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深藏
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久之方
出者亦或別有所謂耶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
詩云歐靚腰枝柳一渦大相推拍小梅歌舞餘細
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為是也

跋魯直頤菴記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馭魯直銘法清道人頤
菴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編知為
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于游
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
時今逢老人葦以符靈原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
何語以為面互而靈源既居之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
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
相遇于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
道甫不可不出問語可以遮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
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床拗折拄杖喝散大眾而退

覺範曰真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話耳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倘尚在也試為予呈示灵源遂請拈魯直之詩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為上比造之者所命而未易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板李泰和顏清臣為不足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為有餘未易只尺論

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至者去遂不復就賤荆公奇之摠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幾與晋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者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為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研額望耶

又

米元章為蔡何撥發王元龍為京西北路當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于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列一見一為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珞之術榮辱之兆見于頃刻相值姑熟解后題記歲月乙酉天寧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移以于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後也于是乃有以曲為直以白為黑者徃徃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為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

直白黑而好惡輒為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于尺璧于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常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才光焉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几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唇鼓舌遂獲逞于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不謹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終

